

四十不惑

□ 闻枫

从来,我未曾否认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自己。

记忆里,无数次自作多情,无数次情不自禁。

五月里,一个与我无关的月份,因为太多人的生日发生,所以,我的内心,被季节所打动。

四十不惑,本与我无关,总认为遥远的总是遥远的,但无情的时光,就像一个鬼才魔术师,他能令遥远的不再遥远。

那是有记忆的时候,四五岁的我会冒着夜雨,一个人戴着斗笠去山坡上的土砖房子爷爷奶奶的家睡觉,如果不去,眼泪肯定会在爸爸妈妈面前朦胧。尽管被窝里总有爷爷肚子的咕噜声,而我会天真地问爷爷那是什么声?爷爷说,那是青蛙叫。

哦!从那时开始,我曾很长时间里相信被窝里是有青蛙的。当然,爷爷的被窝里还有孙悟空、薛仁贵、宋江等。小时候,看到爷爷打鱼未归,我就会揪心地眺望,生怕爷爷掉在了三星河里没人知道。总是问奶奶,爷爷怎么还没回?

小时候,跟着爸爸打鱼时,鱼网挂在了河床底,我就会第一时间跳到河里,摸到河床底去掏鱼网。至今,爸爸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总会抢在他之前跳到河水里。那么小的我,就在担心爸爸别被河水淹了,而宁愿那个被淹的人是我。就像多年前爸爸受了委曲,我一个人要去对方家里刀光剑影一样,幸好是爸爸拉住了我的手,否则,后果可能出乎想象。

小时候,每天上学的早上,妈妈总会用一个煎鸡蛋分给我与弟弟。而我,每次都很难用半个煎鸡蛋咽下那碗大米饭,明明知道自己吃不好,但我从来没告诉妈妈,我是多么多么渴望吃一个完整的煎鸡蛋。因为我知道,

爸爸妈妈想砌红砖房。

小时候,因爸爸妈妈外出务工,我也成为了留守娃。爷爷带着我一起种香瓜。每天早上上学前,我会担着水桶去挑水浇瓜秧,下午放学后,同样还要去浇水。当香瓜熟了,我把最好最大最白的那十个香瓜摘下,让别人捎给爸爸妈妈。而我与爷爷却舍不得吃下香瓜,总盼爸爸妈妈能早点回家。

当兵后,年少的自己把战友当亲人。每次分别,都是那不争气的眼泪先说话。印象最深的是军校高考落榜后,战友廖建辉去上军校了,而我却在教导队哭了,站在栖霞艾山脚下部队的自来水管前,我泪如雨下……

后来,两次军校高考落榜,两次上报提干不成,紧接着学业上的不顺,事业上的不顺,恋爱上的不顺等等不顺,都让我赶上了。尤其是恋爱的不成,就像我生命里最后一根温暖的稻草也丢失了一样。人空了,思想空了,信念空了。我只给一位战友写了一封信,希望他每年在某一天或者某几天给我敬一杯酒。全世界里,只要他一个人记住我曾经走过。那时的心湖里容不下一根针,脆弱得连呼吸都觉得是错误。

也是在那个时候,我发现了一个秘密,其实,人生就是那么一回事,在意与不在意,他都在那里,快乐与不快乐,都在于内心。尽管自己很在乎自己的内心还希望别人在乎自己的内心,而别人的内心同样需要别人的在乎,而自己又去在乎了吗?生活中,世界上最惨的那个人,永远都不要认为是自己。因为,当上天给你关闭一扇门的时候,他一定会给你留着一扇窗。显然,天堂与地狱,仅仅只隔一扇窗……

古人云,四十不惑。
也许,所谓的不惑,就是指自己的内心吧!

可爱的农民家装工

□ 施光华

老方夫妇打算将已收回的出租房装修一下自住,故引来几位农民家装工前来挣装修钱。

来的第一位农民工,人瘦个小,体力一般,任务是墙面粉刷涂料。因是熟人介绍,故工钱老方未问对方也未提,逮到就干。老方夫妇俩也乐滋滋上街闲逛,自认为拣了个便宜。中午饭店就餐后并顺带一份盒饭回来,可返家后惊呆了,墙面被农民工涂刷花了。这位农民工说,他就是个下水泥的,没想到刷涂料还是项技术活。既然是这样,那工钱就随便给多少。老方夫妇俩觉得他虽无多大技术但人还实诚,打工不容易,便决定参与一块干。经过一下午奋战,墙面粉刷得还凑和。临走时,老方给其300元并开车将农民工送回租住地。来的第二位农民工是老方临时从街头找来的木工,老方表示两扇门不动,裁块装饰板钉上就行了,既美观又便宜。这位农民工对着门又是瞅又是拍,然后说道:“我虽是农民工,但昧良心挣钱的事不做,用胶粘装饰板的门不牢固,用冲击钉连结装饰板的门虽牢固,但需多次刮灰和喷漆,成本高不划算,这生意我就不做了,建议你安装新门,每扇最低价仅280元。”老方夫妇俩很感动,连声称谢。来的第三位农民工,负责拆旧木门。在老方印象中,旧木门既难拆动静又大,又是大锤敲,又是锺子锺,墙体也被砸得大洞小眼的。可这位农民工来时仅带一只袖珍电锯和一根小撬棍,将两扇木门卸下后,只听见电锯发出“吱吱”声,呼啦几下,门框一边被拦腰锯断两处,撬棍一别,一节一拃多长的门框弹出墙体。如此这般,三下五除二,半小时不到,两只门框全被拆掉,而墙体却完好无损。老方看呆了:这钱挣得太容易了!可在付工钱时,谁料这位农民工只要200元。“这哪成呢,和介绍人说好不是250元吗,这不妥吧?”这工钱够了,拆门有两种办法,一种是保全法,保门不保墙,这样门可回收卖钱,但墙体受损,费工费时,工钱也高些。一种是毁坏法,保墙不保门,省工省时,工钱低些,你就属后一种。”第四回第五回,是商家陆续派来或老方临时找来的农民工,他们是来装门、吊顶、铺木地板和安装防盗网的,这些人服务热忱,技术精湛,深得老方夫妇欢心。尤其铺木地板的竟是一对母子俩,来自安庆市农村,母亲40多岁,儿子20岁,俩人配合默契,工作效率高,硬是将整盒沉重的木地板从汽车上卸下,通过电梯搬至家中。在经过一天紧张有序的劳作后,终于圆满地将数十平米的木地板铺设于几个房间中。

现在老方夫妇住进了装饰一新的房间里,别提有多高兴了,但仍念念不忘曾经为这套住房付出过贡献的农民工朋友们。

有一种遗憾叫高考

□ 姜宝凤

又是一年高考季,我想对于每位曾经有过高考的人来说,高考是一次特殊的经历,是一份难忘的青春记忆。于我而言,我没有参加过高考,却总有一种莫名地“遗憾”。

我在家排行老三,上面有两个哥哥,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,母亲在家务农,所以那个时候,父母抚养我们成长、上学读书,真是含辛茹苦,生活过得十分困难。我上初一那年,大哥因高考失利不得不重新复读,上初二时大哥又一次高考落榜,记得那晚父亲坐在炕沿上抽了一宿的烟后,毅然决定让大哥再次复读。所以我升入初三的那一年,我二次复读的大哥和正念高三的二哥两人要同时参加高考。面对日渐捉襟见肘、入不敷出的家庭压力,短短这几年父亲和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有一天在离我中考还有四五个月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像两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,征求我是想考高中还是上中专。从父亲和母亲拘谨木讷的言语中,我已经猜出他们的想法,说句心里话,我虽然很体谅父母供我们三人读书的不容易,但仍然赌气地说,大哥和二哥能上高中考大学,我也要上高中!

最后,我甚至失去了理智,声嘶力竭地听不进父母的半点劝慰,在他们的一片叹息声中,我甩门而去。

我在外面游荡了两天后决定,既然父母不让我考高中,就此中止学业外出打工算了。于是,我偷偷跑到县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三月的火车上寒气袭人,由于我的座位被人占坐着,我只好蜷缩在一个倒开水的水炉旁。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麦田和树影,回想着在家里时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的无忧生活,我突然对自己这次草率的离家

决定感到后悔莫及,可开弓没有回头的箭。我昏昏欲睡,约过了五六个小时,感觉肚子有点饿,可兜里仅有的钱已用来买了火车票,于是余下的二十多个小时,我几乎滴水未沾、粒米未进,两腿僵硬得失去了知觉。

火车到达广州车站时,我连下车的力气都没有了,脚底像穿着双铅鞋,满耳朵里一直是咔嚓咔嚓的耳鸣。我站在举目无亲的站前广场上,感到从未有过的迷茫与恐惧。没找到工作的那些天里,我都在午夜偷偷爬进待拆的民房和厂库里过夜,第二天天不亮就只得做贼般悄悄爬出。几天下来,蓬头垢面的模样一点不亚于前些年网上热传的“犀利哥”。想起在公交车上被人掩鼻躲避的尴尬;想起在中介被人揶揄的嘲讽;想起在小吃店门口被人鄙视的难堪,我才深知闯荡社会的艰辛和苦痛。

随后的日子,在饱尝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之后,我彻底明白,远离家乡的打工仔、打工妹们是怎样用那颗布满创伤的心苦涩描绘着外面世界的精彩。最后,我思虑再三决定返回家乡,就算上中专也能学到一门专业,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落魄吧。回到学校后,虽然落下了几个月的课程,但我像拧紧的发条的时钟一般埋头苦学,令人欣喜的是我顺利考上了一所省重点中专学校,而我的大哥和二哥也一同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后来,我又相继自学了大专和本科文凭,并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

而今,我虽然仍有一丝对未能参加高考的“遗憾”,曾经对高考有过误解,但现在回忆起来,我觉得在人生的路上有很多个高考,同样都需要我们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,因为通向成功的道路绝不只一座狭窄的独木桥。

扎眼的演出

□ 疏泽民

读 小学三年级那年,学校开展庆“六·一”活动,各班级拿出一个节目,在公社大礼堂汇演。

我们班表演的节目是自编自导的歌舞《快马加鞭未下鞍》。班主任陈老师挑选六名学生参演,我被选中。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排练,我们熟练掌握了动作要领。陈老师说,两天后的儿童节正式演出,你们每个人都穿上黄军装和黄球鞋,家里没有的,想办法找别人借。

我向妈妈转达了陈老师布置的任务。妈妈眉头皱了一下,但还是答应马上去借。

那是四十多年前,生活物资极度匮乏,全家人身上穿的,都是棉纱纺织并染黑的布衣,根本没有钱去购买黄布缝制的军装。傍晚时分,妈妈空着手回来,面露难色。第二天一大早,妈妈再次出门,直到天黑,才疲惫不堪地捧着一件黄军褂回来,脸上尽是惭愧和不安。我知道妈妈已经尽力了,但一想到众目睽睽之下没穿军裤和球鞋,还是很气愤,暗暗地责怪爸爸妈妈没本事,连军装都买不起,让我当众出丑。

儿童节那天,我穿着黄军褂、黑老布裤、黑布鞋,与其他五位一身黄的同伴,来到公社大礼堂。

站在大礼堂舞台后侧等候区,看到其他班级表演者都是统一着装,协调一致,我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。陈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,一边给我补妆,一边安慰道:人家是看你的表演,又不是看你的衣服,怕什么?演好自己就行了。有了陈老师的这句话,我感到心里踏实多了。

报幕员报出了我们的节目。我们列队上台,在音乐伴奏下,开始了表演。由于我的衣着与众不同,十分扎眼,台下的观众更加关注,目光齐刷刷地投射到我的身上,我感到紧张而又害怕,动作有点跟不上节奏。然而当我看到陈老师坐在台下前排微笑着朝我竖起大拇指,想起陈老师刚才说过的话,心里一下子安定下来。我深吸一口气,按照平时排练的要求,全神贯注地表演,让每一个动作都传神到位,尽情表达出人们大干快上、力争上游的节目主题。演出结束,台下响起一阵“哗哗”的掌声,比前面表演过的任何一个节目都热烈。陈老师更是跑上台,与我们一一拥抱,那一刻,我感觉陈老师拥抱我的时间最长,也最温暖。

多年过去,每当看到“六·一”儿童节孩子们在台上快乐地表演,我不由想起自己的童年,想起那场扎眼的演出,想起陈老师温暖的拥抱,心里暖融融的。直至今,我依然时时拿陈老师的话来告诫自己:不要为外界的纷扰分心,努力做好自己。